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漂亮朋友(下)

〔法〕莫泊桑◎著
李玉民◎译

Bel Ami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漂亮朋友(下)

〔法〕莫泊桑◎著
李玉民◎译

Bel Ami

 **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**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

第一章

乔治·杜洛华又恢复了他的全部老习惯。

现在，他就把家安在君士坦丁堡街楼下那个小套房里，规规矩矩地过日子，像个准备过新生活的男子。他同德·玛海勒夫人的关系，甚至也走上了夫妻生活的轨道，仿佛先操练一下，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大事件似的。他们的结合又平静又有节制，他的情妇往往感到诧异，一再当作笑谈：“你比我丈夫还喜欢守着家，早知这样，就没有必要换人了。”

弗雷吉埃夫人还没有返回，仍滞留在戛纳，只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是四月中旬才能回来，只字未提他们离别时的情景。杜洛华等待着。她似乎还犹豫不决，而杜洛华现在却下定决心，千方百计地要娶她为妻。而且，

他充满信心，相信自己能飞黄腾达，相信他自身所具有的诱惑力——对所有女人都起作用的模糊而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一封短简使他意识到，关键的时刻即将来临。

我回到巴黎。请来晤面。

玛德莱娜·弗雷吉埃

多一个字也没有。上午九点钟邮差送来这封短简，下午三时他就登门了。弗雷吉埃夫人笑吟吟地向他伸出双手，还是那副美丽而可爱的笑容。他们相互注视了几秒钟，似乎要看透对方的内心。

接着，少妇低声说道：

“您的心肠太好了，能在那种可怕的情况下去那里。”

杜洛华答道：

“您吩咐什么事我都会照办。”

他们坐下来。她打听些情况，问起华尔特夫妇、报社和所有同事。她经常惦念报社。

“我很想念这些，”她说道，“非常想念。我从心灵上早已成为记者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我就是喜爱这行。”

她不讲了。杜洛华觉得自己领会了，觉得她的微笑、她的声调，乃至她的话语，都含有一种邀约。他虽然决意避免操之过急，这次还是讷讷说道：

“那么……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您不再……拾起……这一行……换上……杜洛华的名义呢？”

她神情突然严肃起来，将手按在他的胳膊上，低声说道：

“先不要说这事儿。”

然而，杜洛华看出她接受了，于是双膝跪下，开始狂热地亲吻她的双手，同时结结巴巴地反复说：

“谢谢，谢谢，我是多么爱您啊！”

少妇站起身。杜洛华也跟着站起来，他发觉她脸色十分苍白，从而明白了她喜欢他，说不定早就喜欢上他了。这时，他们恰好面对面，他就紧紧抱住她，接着亲吻她的额头，是一个用心而深情的长吻。

她从他胸前往下一滑，挣脱出去，口气严肃地又说道：

“听我说，我的朋友，我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，但是很可能会说声‘好吧’。不过，您要向我保证这事绝对保密，直到我解除您的承诺。”

杜洛华发了誓，乐不可支地走了。

此后，他每次去拜访都非常慎重，从不要求她做出更加明确的答复，其实，她总谈未来，说“以后”如何如何，订出种种计划，为两个人一起生活做好打算，这种谈话方式就等于不断地答复，比正式接受还要好，还要体贴入微。

杜洛华工作很卖力，尽量少花钱，节省下来，以免到结婚时一文钱也拿不出来。他走两个极端，从前挥霍，现在吝啬了。

夏去秋来，谁也没有产生一丝怀疑，只因他们很少见面，见面也显得极为正常。

一天晚上，玛德莱娜凝视他的眼睛，对他说道：

“我们的打算，您还没有告诉德·玛海勒夫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的朋友。我既然答应保密，就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口风。”

“那好，现在该通知她了。我呢，负责通知华尔特夫妇。这星期就把

这事儿办了，好吗？”

杜洛华脸红了：

“好吧，明天就办。”

她轻轻移开目光，仿佛故意不看她慌乱的神情，又说道：

“如果您愿意，我们就五月初结婚。这样安排最合适了。”

“一切我都乐于听从您的安排。”

“五月十日那天，是个星期六，又是我的生日，因此我非常喜欢。”

“那就定在五月十日吧。”

“您父母住在鲁昂附近，对不对？至少您是这么对我说的。”

“对，鲁昂附近，住在康特勒。”

“他们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他们是……他们是吃小笔年金的人。”

“啊！我特别渴望认识他们。”

他迟疑了，一时窘得要命：

“可是……要知道，他们是……”

接着，他拿出真正男子汉的气魄，决定快言快语：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他们是乡下人，开个小酒馆，全部心血都用来供我读书。我呢，并不为他们感到脸红，但是他们……很单纯……很土气……很可能叫您难堪。”

她粲然一笑，脸上洋溢着温柔善良的神采。

“噢，我会非常爱他们的。我们一道去看望他们。我有这种愿望。这事以后我再跟您说。其实，我也是小户人家的女儿……可是，我早已失去了父母。在这世上，我再也没有一个亲人……”她向他伸出手，又补充道，“……只有您了。”

他听了这话铭感五中，不禁动容，一颗心立刻被征服，这是他同任何女人打交道以来未曾有过的情况。

“我还想到一件事儿，”玛德莱娜说道，“不过，挺难说清楚。”

杜洛华问道：

“究竟是什么事啊？”

“亲爱的，是这样，我同所有女人一样，也有我的……弱点，我的世俗的一面，我爱闪光的东西、响亮的东西。我特别向往冠以贵族的姓氏。在我们结婚之际，您能不能……将姓名贵族化一点儿呢？”

她脸也红了，就好像向他提议做一件不光彩的事似的。

杜洛华干脆地回答：

“我也常想这事儿，觉得不容易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杜洛华笑起来：

“因为我怕出丑。”

少妇耸耸肩膀：

“绝不会，绝不会。人人都这么做，谁也没有嘲笑。把您的姓名分成两部分：‘杜·洛华’，这就很好嘛。”

他以懂行的口气立即回答：

“不，这不好。这种办法太简单，太平常，用得太滥了。我曾想过用上我家乡的名称，先当作笔名，慢慢加到我的姓氏上，过一阵，再像您建议的那样，将我的姓分成两部分。”

她问道：

“您的家乡，就是康特勒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她犹豫起来：

“不行，我不喜欢结尾这个音。喏，‘康特勒’这个词儿，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？”

她从桌上拿起一支笔，在纸上潦草地写出几个名字，琢磨其音形。突然，她高声说道：

“有了，有了，您瞧。”

她递给他一张纸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杜洛华·德·康泰尔夫人”。

杜洛华考虑了几秒钟，然后郑重声明：

“对，这样非常好。”

她欢欣雀跃，连声重复：

“杜洛华·德·康泰尔，杜洛华·德·康泰尔，杜洛华·德·康泰尔夫人。好极啦，好极啦！”

她又坚信不疑地补充道：

“等着瞧吧，多么容易就会让所有人接受。但是，必须抓住时机，放过了再抓就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您的专栏文章就署名D·德·康泰尔，而社会新闻稿还只署杜洛华。您在报上天天这样署名，见您用个笔名，谁也不会感到惊奇。等我们结婚时，再变动一下，我们就对朋友说，您放弃‘杜’字，是出于谦虚，也鉴于您的地位，或者什么也不说。您父亲叫什么名呢？”

“亚历山大。”

她接连念叨两三遍：“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——”倾听音节的响亮程度，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写道：

亚历山大·杜洛华·德·康泰尔先生暨夫人敬告：他们的儿

子乔治·杜·洛华·德·康泰尔，同玛德莱娜·弗雷吉埃夫人结为夫妇了。

她稍微移远一点，瞧瞧自己的笔迹，对效果十分满意，便说道：

“稍微想点儿办法，想干什么都能成功。”

告辞出来，他走在大街上，就决心从此叫杜·洛华，甚至叫杜·洛华·德·康泰尔了，觉得自己又有了新的身份。他走路也像个贵绅，更加昂首挺胸，小胡子翘得高高的，心里还萌生一种欲望，想快活地告诉行人：

“我叫杜·洛华·德·康泰尔。”

然而，刚回到家中，就想起德·玛海勒夫人，他又不安起来，立即给她写了封信，约她次日见面。

“这事儿难办，”他心中合计，“我非得遭一场八级风暴不可。”

继而，他就硬着头皮等待了，他这人天生对什么都满不在乎，生活中碰到不愉快的事，往往置于脑后。于是，他着手写一篇奇文，建议设立新的税收项目，以确保财政预算平衡。文中说，有贵族姓氏标记的“德”和“杜”，每年征税一百法郎，有贵族头衔的，从男爵一直到王公，分别征收五百到一千法郎。

然后，他署上名字：D. 德·康泰尔。

次日，他收到情妇的一张小蓝纸，说是一点钟到。

他等她到来，虽然有点焦躁不安，但已决心从速解决，一见面就把事情和盘托出，等第一阵冲动过后，再心平气和地讲道理，向她说明他不能无止境地打光棍，而德·玛海勒先生还活得很顽强，他指望不上她，总得考虑另找个女人结为合法伴侣。

想是这么想，但还是感到不安，他一听到门铃声，心就怦怦跳起来。

少妇扑到他的怀里：“你好，帅哥儿！”忽然发觉他不那么亲热，便审视他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坐下吧，”他答道，“我们得严肃地谈一谈。”

她没有摘下帽子，只是把面纱撩到头上，坐下来等他说话。

杜洛华垂下眼睛，准备开场白，他声调缓慢地开始说道：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到了，我多么心慌，多么忧伤，多么为难，不得不向你承认一件事。我非常爱你，真心爱你，因此，我要告诉你这条消息本来就伤心，怕惹你难过就更伤心了。”

她的脸失去血色，只觉得身子发抖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

“出什么事儿啦？快说呀！”

他就像要宣布让人高兴的不幸消息那样，装出一副沮丧的样子，用悲伤但又坚决的口气说道：

“是这样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少妇叹了一口气，这是女人要失去知觉，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痛苦的叹息。接着她呼吸困难，说不出话来，喘息得特别厉害。

杜洛华见她一句话不说，便又说道：

“你想象不出，我下此决心有多痛苦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我既没有金钱，又没有地位，孤身一人，埋在巴黎。我身边需要有人，尤其要有个能当参谋，能安慰和支持我的人。我寻找一个合伙人，一个同盟者，终于找到了！”

他住了口，希望她回答，料想她会大发雷霆，大吵大闹，大声责骂。

少妇一只手按住胸口，好像要控制心跳，她气喘吁吁，乳房猛烈地起

伏，连带脑袋都晃动起来。

他抓起她搭在椅子扶手上的那只手，但她猛地抽回去。继而，她像痴呆了似的，嘴里咕哝着：

“噢！……我的上帝啊……”

杜洛华跪到她面前，但是不敢碰她。这种沉默比大发雷霆更触动内心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克洛，我的小克洛，要理解我的处境，也要理解我现在的状况。唔！若能娶你为妻，我该多么幸福啊！然而，你已经结了婚。我又能怎么办呢？考虑一下，嗯，考虑考虑！我必须在社会上立足，而我没有家室就不可能做到。你哪儿知道啊！……有时，我真想杀了你丈夫……”

他说话的声音温柔、委婉而又诱人，就像音乐一样悦耳动听。

他看见他情妇失神的眼中，慢慢聚积两颗泪珠，积大了便流到面颊，同时挨着眼皮又聚了两颗。

杜洛华低声劝道：

“喂！别哭，克洛，别哭呀，我求求你啦。你这样，让我心都碎了。”

这时，她勉强忍住，竭力保持尊严和高傲的神态，但是说话的声调却发颤，正像女人要痛哭之前那样，她问道：

“这人是谁？”

杜洛华略微迟疑一下，随即明白早晚也得说：

“玛德莱娜·弗雷吉埃。”

德·玛海勒夫人浑身一抖，随即又缄默了，她完全陷入了沉思，仿佛忘记了他还跪在她脚下。

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在她眼里不断聚成，滚落，再聚成，再滚落……

她站起身来。杜洛华猜想她会一句话不讲，既不责备也不原谅地离去，他深深感到受了伤害和侮辱，想挽留她，双臂紧紧搂住她的衣裙，隔着衣裙能感到她那滚圆的双腿因抗拒而绷紧。

他哀求道：

“求求你了，别这么就走哇。”

他情妇看看他，那湿润的双眼从里面投下绝望的目光，十分迷人又十分忧伤，显出女人一颗心的全部痛苦。她断断续续，语不成句地说：

“我没有……我没有什么话可说……我也没有……我也没有什么办法……你……你做得对……你……你……选中了你所需要的人……”

她往后一退，便挣脱走了，杜洛华也没有试图再拉住她。

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站起来，只觉得昏头昏脑，仿佛挨了一闷棍；继而，他把心一横，喃喃说道：“真糟糕，或者好极了。这就妥了……没有大吵大闹。这也正合我的心意。”他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顿时感到自由了，解脱了，可以开始新生活了，于是按捺不住，连连向墙壁打去重拳，那种陶醉于成功和力量的劲头，就好像同命运搏斗过了。

弗雷吉埃夫人问他：

“您通知德·玛海勒夫人了吗？”

杜洛华平静地回答：

“通知了……”

她那明亮的目光探测他。

“她听了没有非常冲动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一点儿也没有。正相反，她认为这样非常好。”

这消息很快传开。有人惊讶，有人则声称早有预料，还有人淡然一笑，暗示他们根本不感到意外。

这位年轻人现在写专栏文章署名D. 德·康泰尔，刊登社会新闻署名杜洛华，不时写的政治性文章，则署名杜·洛华。他有一半日子在未婚妻家中度过。未婚妻待他亲如手足，但亲热中隐含着一种真正的温情，一种如弱点似的掩饰起来的欲望。她决定婚礼完全秘密举行，只有证婚人在场，当天晚上他们就动身去鲁昂，第二天去拥抱记者年迈的双亲，在那里住几天。

不过，杜洛华还力劝她放弃这个计划，但是白费唇舌，最后只好依从。

五月十日终于到了，新婚夫妇没有邀请任何人，也就认为没有必要到教堂举行婚礼，只是匆匆去了区政府一趟，便回家合上箱子，直奔拉扎尔火车站，乘坐晚上六点钟的火车，前往诺曼底。

他们直到单独坐在车厢隔间里，彼此还没有说上二十句话。他们一感到上了路，便四目相对，频频发笑，以便掩饰某种拘束，绝不能让对方看出来。

列车缓缓通过巴蒂尼奥勒长长的车站，又穿越从旧城墙遗址到塞纳河之间布满疮疤的平野。

杜洛华和妻子不时闲聊几句，再扭头观赏窗外的景色。

等火车通过阿尼埃尔桥，他们望见布满船只、渔舟和游艇的河流，立刻喜形于色。太阳，五月的骄阳投下斜晖，洒在船只和平静的河面上。河段既无急流，也无漩涡，在夕照的炎热和辉光中，仿佛凝固不动了。河中央一只帆船，两侧各张开一面雪白的大三角帆，连一丝半点的微风都被借去，那样子就像一只鼓翅欲飞的巨鸟。

杜洛华喃喃说道：

“我特别喜欢巴黎的郊区，我还记得吃过的炸鱼，是我这一生吃过的

最好的。”

她答道：

“瞧那些划艇！日落时分，在水上划行该有多好！”

他们又住口了，仿佛不敢进一步畅叙他们过去的的生活；他们默默无语，也许已经在品味缅怀的诗意。

杜洛华坐在妻子对面，这时拉起她的手，慢慢地吻着。

“等我们回来之后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们要去沙渡吃晚饭。”

她也喃喃说道：

“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！”那口气分明意味着：“总得牺牲美观，讲求实用。”

杜洛华一直握着她的手，心里不安地琢磨，怎样才能过渡到爱抚。如果面对一个无知的少女，他绝不会这样心慌意乱；可是，他感到玛德莱娜聪颖过人，又老于此道，自己反而不知所措，怕失于胆怯或失于粗暴，过于缓慢或过于急促，让她觉得幼稚可笑。

他一下一下，轻轻捏这只手，却没有得到她的回应。他说道：

“您成为我妻子这事儿，我还觉得很怪。”

她流露惊讶之色：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怪。我想吻您吧，可又奇怪自己有了这种权利。”

她平静地递过面颊，他吻了一下，就好像吻一个姊妹的脸蛋。

他又说道：

“我初次见您——您也清楚，那是弗雷吉埃邀请我吃晚饭——那时我就想：‘好家伙，我若是能发现这样一位女子就好了。’果然！这事儿成

了。我拥有了这个女子。”

她喃喃说道：

“谢谢。”与此同时，她那始终含笑的目光直视他，别有一种隽妙。

杜洛华心想：“我太冷淡了。真愚蠢，我应当加快点儿速度。”于是，他问道：

“您是怎么认识弗雷吉埃的呢？”

她带着一种挑逗的狡黠回答：

“我们去鲁昂，难道就是为了谈他吗？”

他脸红了：

“我真傻，让您给吓住了。”

她听了心花怒放：

“我！不可能吧？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”

杜洛华已经坐到她身边，挨得很近。她突然嚷道：

“嘿！一只鹿！”列车正穿越圣日耳曼森林，她望见一只狍子惊跑，一纵身跃过一条小路。

趁她从敞开的车窗向外观望，杜洛华俯下身去，吻她脖颈上的秀发，这是情郎的一个长吻。

她一动不动待了一会儿，继而抬起头来：

“您弄得我这么痒，行了，行了。”

但他还是不肯移开，用他那卷曲的小胡子，在她那雪白细嫩的肌肤上拂来拂去，长时间这样撩拨和爱抚。

她晃了晃：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

他又把右手探到她的颈后，将她的头扭向他，然后扑向她的嘴，犹如

鹰隼扑向猎物。

她用力挣扎，要推开他，要挣脱出来。她终于摆脱了，反复说道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，有完没完。”

他不听那一套了，紧紧搂住她，颤抖的嘴唇贪婪地吻她，极力要把她按倒在座席上。

她奋力挣脱，霍地站起身来：

“喂！瞧您，乔治，行了。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完全可以等到鲁昂嘛。”

杜洛华闹得满脸通红，只好老老实实坐到那儿，让这种合情合理的话给镇住了。继而，他稍微冷静了一点，又高兴地说道：

“好吧，我就等着。不过，整个这一路，就别指望我说上二十句话。想一想，我们刚过普瓦西。”

“那我说话好了。”她说道。

她又在他身边轻轻坐下。

她十分明确地讲，他们回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。他们应当保留她与前夫住的那套房间，杜洛华在法兰西生活报社，也要接替弗雷吉埃的职位和待遇。

此外，在他们结合之前，她就详细规定了夫妻间的金钱问题，而且十分确当，不亚于经纪人。

他们是合伙关系，实行财产分理制，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，包括死亡、离婚、生一个或几个孩子，事先都已考虑周全。年轻人带来四千法郎，其中含有一千五百法郎的借款，其余的是他在一年当中为结婚积攒的。少妇带来四万法郎，据她说是弗雷吉埃留给她的。

她又重提弗雷吉埃，是要赞扬这个榜样：

“这个小伙子非常节俭，非常规矩，又非常勤恳。他若是不死，不用多久就能发财。”

杜洛华驰心旁骛，已不听她讲了。

有时她停下来，以便追随内心的一个念头，然后又说道：

“从现在起，三四年内，您每年完全可能赚到三四万法郎。查理若是活着，准有这个数。”

乔治开始感到，这一课拖得太长了，便回敬道：

“我觉得我们去鲁昂，总归不是为了谈他吧。”

她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脸：

“真的，是我的不对。”她咯咯笑起来。

杜洛华故意学乖孩子的样子，双手放在膝上。

“您这样可像个傻瓜了。”她说道。

他反驳说：

“这就是我的角色嘛，刚才您还提醒我来着，我再也不会脱离这个角色了。”

少妇问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是您掌管这个家，甚至掌管我这个人。这的确是您这做寡妇的事儿。”

她非常诧异：

“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”

“我想说您有经验，能消除我的无知，您还有结婚的实践，能启发我这光棍汉的幼稚。就是这意思，喏！”

她叫起来：